

爱人的秘密 无人知晓

「美」安妮塔·施里夫

周晓欣——译

The Pilot's Wife

Anita Shreve



SEU 2968119

爱人的秘密 无人知晓

安妮塔·施里夫
Anita Shreve

著

周晓欣

译

The Pilot's Wife

Copyright © 1998 by Anita Shrev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2015@Shanghai Insight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2-48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人的秘密无人知晓 / (美) 施里夫 (Shreve, A.) 著; 周晓欣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5.12

书名原文: The Pilot's Wife

ISBN 978-7-5404-7387-7

I. ①爱 ... II. ①施 ... ②周 ...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0019号

爱人的秘密无人知晓

AIREN DE MIMI WURENZHIXIAO

[美] 安妮塔·施里夫 著 周晓欣 译

出版人 刘清华

出品人 陈 昱

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417号705室(200020)

责任编辑 耿会芬

装帧设计 王瞻远 向典雄

责任印制 王 磊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410014)

网 址 www.huwy.net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9.5 字数: 189千字

版次: 2015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04-7387-7 定价: 35.00元

版权专有, 未经本社许可, 不得翻印。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80261288



浦睿文化 出品

她听见有人敲门，紧接着传来一阵狗的叫声。梦境离开了她，跳跃着躲到紧闭的门后。梦境很美好，温暖又熟悉，她很在意，克制着不愿醒来。窄小的卧室很幽暗，尚没有一丝光亮从百叶窗透进来。她伸手去开灯，摸索着台灯的铜座，心想：什么事？怎么了？

开了灯的房间让她警觉起来，有点儿不对劲——像半夜里的急诊室。她飞快地想：是麦蒂？是杰克？是邻居？是车祸？但麦蒂还在床上，不是吗？凯瑟琳目送她回房，看着她穿过走廊走进房间，尽管没有重重摔门，但关门也够使劲儿的，足以表明态度，又不致引来责骂。而杰克——杰克在哪呢？她挠了挠头的两侧，把睡觉时压平的头发梳松。杰克在——哪儿来着？她试着回忆他的日程：伦敦。大概午饭时候到家。她很确定。或许记错了？他又忘了带钥匙？

她坐起来，双脚踩在冰冷的地板上。她一直不明白，一间

老房子的木地板在冬天居然不带一丝温暖？黑色紧身裤的裤脚卷到了小腿上，身上是杰克的白色旧衬衫——她当作睡衣穿着，袖子松开了，松垮垮地盖过了手指。她没有再听见敲门声，有那么几秒钟以为刚刚的声音只是想象而已，是一个梦，就像她偶尔从一个梦中醒来又进入另一个梦。她伸手拿起床头柜上的小钟：3点24分。她凑近看了看带有荧光指针的黑色钟面，然后重重地将闹钟放在大理石柜上，钟的盖子被砸开了，一块电池滚落到床底下。

杰克还在伦敦，她再次告诉自己，麦蒂还在床上。

这时，敲门声再次传来，在玻璃上急促而锐利地响了三下。她胸口的堵塞感转移到胃部，静止不动了。远处，狗吠再次响起，短促而刺耳。

她在地板上小心翼翼地走，仿佛步子太快会惊动某个未启动的装置；轻轻打开卧室门的插销，沿着后楼梯下楼。想到女儿还在楼上，她得小心点儿。

她穿过厨房，透过水槽上方的窗户，顺着蜿蜒至屋后的车道望去，只能辨认出一台普通的黑色小车。她拐进狭窄的后走廊，这里的瓷砖比木地板还要糟糕，如寒冰般刺痛脚底。她打开后门的灯，从门上的小窗看见外面站着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试图掩饰对灯光突然亮起的惊讶，慢慢将头扭开，没有盯着小窗看——仿佛这样做很不礼貌，仿佛他有用不完的时间，仿佛现在不是凌晨3点24分。在刺眼的灯光下，他看起来很苍白。他的眼皮很厚，前额长着美人尖，灰色头发剪得

很短，从两侧向后梳。他竖起了大衣领子，缩着肩膀，在台阶上快速移动了一下，跺了跺脚。她心里有数了。那略显悲伤的长脸、得体的衣着、特别的嘴形、比上唇丰满的微弯的下唇都说明：他并不危险。她伸手开门时心想，这个人不是小偷，不是强奸犯——绝对不是强奸犯。她开了门。

“里昂斯太太？”他问。

那一刻，凯瑟琳明白了。

是因为他说出她名字的语气，因为他居然知道她的名字，因为他那机警的眼神和急促的呼吸。

她从他身旁抽身，弯下腰来，手捂住胸口。

他从门外伸出手，放在她的后腰上。

她立即躲开他的触碰，想直起身来，但做不到。

“什么时候？”她问。

他往屋里走了一步，关上门。

“今天早上较早时。”他说。

“在哪里？”

“离爱尔兰岸边约十六公里的地方。”

“在海里？”

“不，在空中。”

“噢……”她伸手捂住嘴。

“几乎可以确定是一起爆炸。”他马上说。

“你确定那是杰克？”

他把目光移开，然后重新看着她。

“是的。”

她倒下时他抓着她的手肘。她一时感到很难堪，却对此无能为力，因为她双腿乏力。她从不知道身体会如此不受控制，瞬间精疲力竭。他扶住她的手肘，但她想抽出手来。他轻轻扶着她坐到地上。

她将脸埋进双膝间，双臂抱头。她的体内有一个声音，可她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她有意识地试着深呼吸，让空气填满肺部。她抬起头，大口地吸着气。仿佛在很远的地方，她听见有人在哽咽的古怪声音，不像是哭声，因为她的脸上没有泪水。男人想从身后把她扶起来。

“我带你坐下。”他说。

她摇头，希望他放手。她想瘫倒在地上，渗进地里去。

他动作别扭地把手臂放在她的手臂下面。她在他的帮助下站了起来。

“我可以——”凯瑟琳说。

她双手一把将他推开，靠在墙上。她咳嗽着想吐，可是胃里空空如也。

她抬起头时看到他担忧的神情。他搀扶着她拐进厨房。

“坐在这椅子上。”他说，“灯在哪？”

“墙上。”

她的声音沙哑而虚弱，意识到自己在颤抖。

他摸索着找到了开关。她抬手挡住光线，本能地不想被看见。

“你的杯子放在哪里？”他问。

她指了指橱柜。他倒了一杯水，递给她，但她拿不稳杯子。他握住她的手，让她抿了一口。

“你受惊了。”他说，“哪里有毯子？”

“你是航空公司的人？”她问道。

他脱下大衣和夹克衫，把夹克衫披在她肩上，让她把手伸进袖子里。袖子出奇的光滑而温暖。

“不是，”他说，“工会的。”

她缓缓地点了点头，试图理解。

“罗伯特·哈特。”他自我介绍。

她再次点头，又抿了一口水。她的喉咙又干又痛。

“我是来帮忙的。”他说，“这会很难熬。你女儿在吗？”

“你知道我有个女儿？”她马上问。

她随即想，他当然知道。

“你希望我来告诉她吗？”他说。

凯瑟琳摇头。

“她们总说工会的人是最先到的，”她说，“我是指那些妻子们。我现在就得把她叫醒吗？”

他快速地看了一眼手表，然后看着凯瑟琳，好像在考虑还剩多少时间。

“再过几分钟吧，”他说，“等你准备好了。不用急。”

电话响起，划破了厨房的安静，罗伯特·哈特马上拿起电话。

“无可奉告。”他说。

“无可奉告。”

“无可奉告。”

“无可奉告。”

她看着他把话筒放回电话上，用手指揉着额头。他的手指很粗，手掌大得与他的体形很不相称。

她看着男人身上的灰条纹白色牛津衬衫，但眼中所见却是幻想中远处天空里的一架飞机炸成碎片。

她希望这个工会来的男人能转过身来告诉她，他搞错了，他弄混了飞机，她不是他要找的那位妻子，事情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发生。她几乎可以感受到那种愉悦。

“你想让我给谁打电话吗？”他问，“来陪你。”

“不。”她说。“好。”她顿了顿。“不。”

她摇摇头，她还没准备好。她垂下眼，盯着水槽下的橱柜。里面放着什么？洗洁精，通厕剂，清洁剂，杰克的黑鞋油。她咬着腮帮子，环视厨房，看着龟裂的松木餐桌，餐桌后污渍斑斑的壁炉，奶绿色的高层橱柜。她的丈夫两天前还在这个房间里擦鞋子，拉开抽屉把脚放在上面。这经常是他出门上班前的最后一件事，她会坐在椅子上看着他。最近一段时间，这已变成某种仪式，变成他离开她的过程的一部分。

他的离家一直让她很难受——不管她有多少活要干，也不管她多盼望有自己的时间。这并不是说她害怕，她从来没有害怕的习惯。这比开车安全，他总这样说，带着轻松的自信，好像他的安全根本不值得讨论。不，确切来说，不是他的安全，而是离开本身，是杰克从家中抽离——让她难过。看着他一手

拎着鼓鼓的、四四方方的飞行包，一手拿着过夜行李袋，把制服帽夹在腋下走出家门，常常让她感觉——从某种深远的意义上说——他在与她别离。当然，他的确在与她别离。他离开她去驾驶一架一百七十吨重的飞机冲上云霄，跨越海洋，到达伦敦、阿姆斯特丹，或者内罗毕。这种感觉不难排解，而且无需多时便会过去。有时候，凯瑟琳已习惯了他不在家，反倒因他回家后自己必须改变日常作息而恼怒。但三四天之后，她又开始为他的离开而难过，如此循环往复。

她不认为杰克对出门和归家有和她一样的感觉。毕竟，离开与被留下可不一样。

“我只是一个光荣的公共汽车司机。”他过去常说。

而且还不怎么光荣，他会补充道。

他过去常说。她尝试理解，尝试明白杰克已不在人世的事实。可是，她只能看见动画般的烟圈和向各个方向延伸的线条。她迅速地摆脱了这个画面，正如它出现时那般突然。

“里昂斯太太？其他房间里有电视让我看一眼吗？”罗伯特·哈特问。

“在起居室里。”她说，指着那边。

“我只想听听他们在报道什么。”

“没事。”她说，“我没事。”

他点点头，但仿佛很勉强。她看着他走出房间，然后闭上眼睛，心想：我绝对不能告诉麦蒂。

她已经能想象那个情形：她打开麦蒂的房门，墙上挂着

Less Than Jake 乐队和科罗拉多州极限滑雪的海报，地上扔着两三天没洗的里朝外的脏衣服，麦蒂的运动器具堆在一角——她的滑雪板、滑雪杖和曲棍球杆。布告栏上贴满了动画图案和朋友们的照片：一群扎着马尾辫，前额梳着长刘海的十五岁少女，泰勒、艾丽莎和卡拉。麦蒂会蜷缩在蓝白色相间的毯子里，假装没听到叫唤，直到凯瑟琳第三次叫她。然后，她直直地坐起来，为被叫醒而生气，以为到了上学的时间，并且纳闷凯瑟琳为什么走进房间。麦蒂穿着紫色 T 恤，尚未发育的胸前印着白色字体的“伊利曲棍球队”，带金属光泽的砂红色卷发披在肩上，双手放在背后撑着床垫。

“怎么了，妈妈？” 她会说。

就像这样。

“怎么了，妈妈？”

她又问了一次，明显提高了声调。

“妈妈，怎么了？”

凯瑟琳跪在床边，不得不告诉女儿发生了什么。

“不，妈妈！” 麦蒂会哭喊。

“不！妈妈！”

凯瑟琳睁开眼睛，听见电视传来低沉模糊的声音。

她从厨房的椅子上站起来，走进狭长的起居室。起居室有六扇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的落地窗，俯瞰着草坪和大海，角落里放着一棵圣诞树。她在门前停下来。罗伯特·哈特弓着腰坐

在沙发上，电视里正在采访一位老人。她错过了开头。电视里播放的是 CNN 或 CBS 的节目。罗伯特马上转过头看着她。

“你确定要看吗？”他问。

“拜托了，”她说，“我想看。”

她走进房间，走到电视旁。

老人所在的地方正下着雨，稍后屏幕下方打出了地名：“爱尔兰马林角”。她不知道这个地方的位置。她甚至不知道这是哪个爱尔兰。雨水顺着老人的面颊流下，他的眼袋很深。镜头移开，转而拍摄一座葱郁的村庄，村前矗立着质朴的白色楼房。这排楼房的中间是一间破败的酒店，她顺着酒店窄小的遮檐上的字念道：马林酒店。一群男人站在酒店门前，拿着茶和咖啡，不好意思地远远看着采访队伍。镜头重新切回老人身上，给了他一个脸部特写。他眼神惶恐，嘴半张着，仿佛难以呼吸。凯瑟琳看着电视里的老人，心想：这就是我现在的模样，脸色灰白，眼神空洞，嘴巴松弛得像上钩的鱼儿。

采访老人的记者是一个黑发女人，打着黑色雨伞，让老人描述看到的景象。

“月光照着黑色水面。”他犹豫着说道。

他声音粗哑，口音浓重，他说的话要靠屏幕下方的字幕才能看懂。

“银色的碎片从天而降，散落在船的四周。”他说。

碎片摇曳着，

像小鸟一样。

受伤的小鸟。

下坠。

盘旋，飞舞。

她走到电视前，跪在地毯上，她的脸和老人的脸持平。渔夫挥舞着双手解释。他比画出一个锥形，手指上下移动，画出参差不齐的边线。他告诉记者，那些奇怪的碎片没有落到他的船上，等他把船开到像是碎片坠落的地方时，它们已经消失不见或者沉到海里了，即使用渔网也无法够着。

记者面对镜头说，老人名叫艾蒙·吉里，今年八十三岁，是第一位接受采访的目击者。其他人貌似都没有看到他所描述的场景，一切仍有待确认。凯瑟琳感到记者非常希望吉里所言属实，却因责任而不得不说这有可能不是真的。

但凯瑟琳知道这是真的。她能看见海上的月光闪烁颤动着，银色的光辉从天上倾泻而下，倾泻着，倾泻着，像小天使降临地球。她能看见海上那小小的渔船，渔夫站在船头——他抬头望向月亮，伸出双手。她能看见他尽力去够那些飞舞的碎片，像夏夜里小孩子捕捉萤火虫似的挥舞双手，险些失去平衡。然后她想，为什么这场灾难——这种将你身体里的血液和肺部的空气全部抽空，再一次次击打你的脸的灾难——有时竟能如此美丽。

罗伯特伸手关掉电视。

“你还好吗？”他问。

“你刚说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他双肘撑在膝盖上，双手合十。

“我们的1点57分，那边是6点57分。”

他的右边眉毛上有一条伤疤，他应该快四十岁了——凯瑟琳想——跟自己年纪相仿，比杰克小。他有着金发人种的浅肤色，褐色的瞳孔带着锈色斑纹。杰克的眼睛是蓝色的，两种不同的蓝色——一只是半透明的泛白的蓝色，像水彩画里天空的颜色；另一只是明亮深邃的宝蓝色。这不同寻常的颜色常常能吸引别人的目光，让人仔细打量他的脸，仿佛这种不对称的特点暗示着失衡，可能有些毛病。

她想：这就是这个男人的工作吗？

“那是最后一次通信的时间。”工会来的男人用她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最后一次通信是什么？”她问。

“是例行工作。”

她不相信他。最后一次通信有什么例行的？

“你知不知道，”她问，“一个飞行员知道即将坠机时最常说的遗言是什么？你当然知道。”

“里昂斯太太。”他转过来面对她说。

“凯瑟琳。”

“你受了惊吓，需要补充点糖分。这儿有果汁吗？”

“在冰箱里。是炸弹，对吗？”

“我也希望能告诉你更多细节。”

他起身走进厨房。她意识到自己不想被独自留在房间里，于是跟着他进了厨房。凯瑟琳看了看水槽上的钟：3点38分。自她在楼上看过床头柜上的钟仅仅过了十四分钟，这是真的吗？

“你来得真快。”她说，重新坐在椅子上。

他往杯子里倒橙汁。

“你是怎么做的？”她问。

“我们有一架飞机。”他轻声说。

“不，我的意思是，告诉我，这是怎么办到的？你们有一架飞机在待命？你们无所事事地等着空难发生？”

他把橙汁递给她，背靠着水槽，右手中指沿着眉心从鼻梁到发线上下按摩。他好像在做决定，在做判断。

“不，我没有。”他说。“我没有无所事事地等着空难发生。但如果发生了，我们有既定的程序。我们在华盛顿国家机场有一架里尔喷气机，可以把我载到最近的主要机场。这次是朴茨茅斯机场。”

“然后呢？”

“然后有一辆车等着。”

“你只花了……”

她计算着他从华盛顿的工会总部到麻省州界旁的新罕布什尔州的伊利所需的时间。

“一个小时多点。”他说。

“但是为什么？”她问。

“为了第一时间赶到，”他说，“为了告诉你，为了帮助你度过一切。”

“这不是原因。”她马上说。

他想了一会儿。

“是部分的原因。”他说。

她摩挲着松木餐桌表面的裂痕。杰克在家的晚上，他们一家三口仿佛生活在这张餐桌的三米范围内——看报纸，听新闻，煮食，用餐，打扫，做作业。等麦蒂睡觉后，他们有时候会聊天。如果杰克不需要出差的话，两人会分享一瓶酒。在麦蒂还小，早早上床时，夫妻中一人被突如其来的欲望和柔情攫取，他们便点燃蜡烛，在厨房里做爱。

她后仰着头，闭上眼睛。疼痛好像从腹部蔓延到了喉咙。她很惊慌，仿佛迷路时走到了悬崖边。她猛地吸了一口气，罗伯特看着她。

然后，像走进另一个房间一样，她从惊恐变成了悲痛。

一连串画面袭来。杰克在她脖颈处耳语般呼吸的感觉，他出门上班前匆匆一吻的嘴唇摩擦的感觉，麦蒂上一场曲棍球赛0比8输掉以后身上汗津津黏糊糊地哭着，而他把手搭在麦蒂肩上的感觉。杰克手臂内侧苍白的肌肤，他肩胛间微微凹陷的皮肤，以及他出奇柔软的、不穿运动鞋就不能在沙滩上走的双脚。即使是最寒冷的夜晚，他也永远温暖，仿佛体内有座火炉在熊熊燃烧。画面互相推搡扭打，粗鲁地争占一席之地。她努